

浪天漫堂

长河 著

花城出版社

浪 漫 天 堂

长河 著

花城出版社

1997年12月

浪漫天堂

长河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30,000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360-2658-7

I·2271 定价: 17.50元

天堂在哪里？天堂在天上；
天堂在哪里？天堂在地上；
天堂在哪里？天堂在天堂里。

—— 题记

· 内容简介 ·

医术精湛但性格怪僻的外科大夫张乙是一个私生子，他与“文革”时失踪的张道恒是一对同父异母兄弟。当年，风头正健的红卫兵头头张道恒因为一张将其讳莫如深的家史公诸于众的大字报，而一夜间在复杂的派系争斗的舞台上神秘地消失了。无人怀疑，事实上是置张道恒于死地的这张大字报正是出自张乙之手。十多年过去了，这天下午，乡下一个叫春梅的女人来找张乙，告诉他，张道恒回到了孤独岭，也就是他的家乡；这些天一直待在她家的小酒馆里。但此人的变化之大，几乎已无人再能认出他。不仅如此，这人自己对过去的一切也不再有任何记忆，甚至连自己是谁都记不起来了……

时逢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水之后；灾难性的环境与氛围，扑朔迷离的人物以及当地古怪的人情；同时通过发生在这处曾鼎足清代文坛两三百年的“桐城派”故里的一些独具特色的阴沉故事的烘托，在一种深厚文化背景下展现了一幅饱经“文革”创伤的平凡人内心令人触目惊心的精神画卷；或者说是一幅经岁月淘洗失去应有斑斓色彩的俗世绘。

这是我们生活的土地，这里终将是一座充满爱的浪漫天堂。

目 录

第一章：无法寻找的失踪岁月	(1)
第二章：发生在第一日的故事	(33)
第三章：破与立	(77)
第四章：爱情抑或其它	(134)
第五章：破绽	(169)
第六章：并非一个家族的历史	(206)
第七章：死者与死亡	(251)
第八章：第七日的故事	(290)

第一章 无法寻找的失踪岁月

(1)

这天傍晚的时候，县医院的外科大夫张乙给自己的情人白蝶打了一个电话。她是县黄梅剧团里的一个女演员。对于他们的关系，在这座小县城里自然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有关个人的隐私在这么个小地方向来不可能成为什么秘密，倒是比一些公开的事情显得似乎还公开，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近来他们的关系却有些不正常，差不多有两三个星期他们都没有任何联系了。而且，县城里都在传闻白蝶就快要结婚了。当然要与白蝶结婚的男人并不是外科大夫张乙，而是和白蝶同剧组的一个同事。有的说是一个演员，也有人说是一个导演，总之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吧。可谁知道呢。这里的居民多数还是老观念，只要议论起唱戏这一行当里的男女，总是说一声，还笑一声，然后鼻孔里又冷冷地哼一声。

在电话里张乙其实什么也没有说，只反复要求白蝶晚上来他的居所。

“我需要你。求你，白蝶，来吧。”张乙说。

“可我从外地刚刚回来。我很累，真的累极了。”白蝶说。

浪漫天堂

张乙愣了片刻，没有再坚持，终于将电话挂掉了。大脑内一片空白，又好像被什么东西塞死了。一时六神无主，坐卧不宁。后来他就一直窝在沙发里，打开电视，眼睛盯着荧屏，但却什么也没有看进去。直至所有频道里的节目都结束了，电视里发出的长时间不断的滋滋声仿佛终于将他惊醒过来，这才上前关掉了电视。这时肚子里似乎觉得很空，但不是那种饿的感觉，总之一点食欲也没有。他意识到时间一定已经很晚了，可什么也不想干，甚至都懒得抬一抬手腕看看表现在究竟几点钟了。

房间里光线很暗，他一直没有打开灯。借着室外印进来的星光他走到一只橱子旁，拉开一只抽屉。从里面摸到一只药瓶，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不是自己要找的安眠药，就拧开那只药瓶从里面倒出几粒药片，然后放进嘴里干咽了下去。

后来他就和衣倒在了床铺上，连什么时候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也不知道。直至外面的叩门声将他突然惊醒过来。

但奇怪，叩门声只响了那么一下，便再没有响第二下。也许这之前的叩门声他根本没有听见。他知道一定是白蝶来了，于是拧亮了床头灯看了看手表，竟已经是凌晨三点钟。

他从床上爬起来，上前去开门。人还处于一种麻木状态，脑子里嗡嗡作响，动作更是显得很机械。等打开门，发现果然是白蝶站在外面。然后她便像往常一样从一道门缝里敏捷地闪进屋里。他随手将门重新关上了。关得那么重，那声音甚至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

“对不起，”他咕哝道。心里像一时还没有弄明白她明明在电话里说不来了，怎么忽然又跑来了，眼睛费劲地望着她。

白蝶站在房间正中喘着粗气，然后无声无息地脱下外套，

并整整齐齐地搭在椅背上。

“我刚刚回来。我告诉你这次去参加巡回演出的事吗？”但并没有等他回答，她便接着说，“你电话里的声音为什么那么怪？你让我吓了一跳，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样？”

“我挺好，”他回答。

白蝶目光充满疑问地盯着他。

“可是电话里你为什么那么急，非得今晚就见面不可呢？”

“我需要你。”他声音含糊不清地说，“可是你不是已经说不来了吗？怎么半夜三点又突然跑过来了？”

“因为我睡不着，不踏实。”白蝶说，“接完电话以后睡倒是睡下了，可过了一小时就睁眼醒了，以后就一点都睡不着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也没有发生，”张乙说。然后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两口又熄灭了，回到床沿上坐下来，一个劲用手搓揉着发涩得睁不开来的眼睛。

白蝶动作似乎带有几分神经质地摘下表，“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然后也在床沿上坐下来。

她拽拽裙子的下摆，挺直身体，扬起脸紧瞅着他。

“你是不是已经很困了？”她说。一边又拽了拽裙摆。

“是的。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她望着他的脸，又下意识地扫了眼放在桌上的自己的手表，叹了一口气，开始解衬衫的扣子。

“请别看。”她像往常那样关照说。

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的一角。白蝶慢慢地脱着衣服，细微的响动持续着，而且每脱下一件衣服就叠好放在床旁的柜子上。

浪漫天堂

最后他听见她把一件什么首饰摘下来放到桌子上发出的声音。那声音使他感到一阵微妙地冲动。接着她就过来了，关上枕边的灯爬到床上。

她悄无声息地潜到他旁边，就和从门缝里悄悄闪进屋一样。

他的手在她光溜溜的背上滑动着，让她既感到他有些心不在焉，又显得那么优雅。如同徜徉在记忆的清溪中一般轻柔安静地抚摸着她丰腴、细嫩的背部。她把脸埋在他怀里。

他什么都不想说，她也默不作声。

她只是平静地呼吸着，知道他渴求什么，迎合着他微妙地变换着姿势。

每当这种时候，他便怀疑这不是现实。似乎每次与白蝶在一起，都会使他产生这种梦幻般的感觉。

躺在自己身边的这个女人对他来说似乎并不是真的。

黑暗中他摸索着抚弄遍了她身体的每一处，从肩、肘，到手腕、掌心，然后直至每根指头纤细的指尖，无论多么细微的部分他都没有漏过。接着开始轻轻亲吻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从脖颈、肩头，慢慢移动到乳房……她奇怪，即便他如此心神不定，而且困倦不堪，竟然仍显得如此充满耐心。

光线微弱地照在四周。窗外黯淡的星光映在白蝶那具雪一样洁白的身体上。他就这样长时间地抚摸、亲吻着她，仿佛要在那片雪白的白光中寻找到什么给他某种更实在的东西。

汗水正顺着他的后背往下流。

她光滑的身体变得温软、潮湿起来，终于禁不住轻微地呻吟了一声。娇小但丰满的身体扭动着，这加剧了他身体深处那种被淘空的虚弱感。

“你要吗？”他声音虚怯地问。

“嗯。”

“可是你并不真的想要，是吧？”

白蝶迟疑了片刻。“你知道，这对你不好。”她说。“你太虚弱了。”

“我不在乎。真的。”他说，“我真的一点也不在乎。”

当他进入她的身体里时，他听见她胸腔深处不由自主地发出一记往事一样朦朦胧胧的叹息，两只胳膊软弱无力地搭在了他的后腰上。

肉体一时高涨起来的某种东西仿佛正从遥远的黑暗中被重新召唤回来。但并没有升到最高处，似乎仅仅上升到中途，便即刻又跌落下来。

她微笑着吻了吻他的嘴。“太好了，”她说。声音变得有些迷迷糊糊的，“我太累了，累极了。我刚刚回来……”

一边说，一边就那么偎在他的怀里睡着了。

她睡得很沉，身子一动不动，一直那样蜷缩在他的臂弯里。可他却再也睡不着了。睡意全无。但又不忍心搅乱了她的睡眠，仍一直搂着她，眼睛端详着她的脸。他就这样一直盯着她，也不知过去多长时间，直至那张秀美的面庞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起来。

他这才发现自己在流泪。泪水汹涌地流淌着，他似乎还是第一次像现在这样泪水禁不住地朝外流。他趴在她的胸脯上，泪水湿透了她柔软的乳房，从她身上流下来。然后他惊醒了，发现脸上并没有泪痕，这才明白原来自己是在做梦。

(2)

“我想我应该来告诉你一声，张大夫，道恒他回来了。”

当这天上午乡下那个叫春梅的女人特地跑到县医院里来找到张乙，并告诉他张道恒这些天一直待在她家开的那个小酒馆里时，张乙似乎有些呆住了。

而且看上去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春梅跟张乙说，因为这人竟然连她也认不出来了。从春梅说话时那副懊恼的样子，张乙猜自己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与面前这个女人一定曾经发生过那种肉体上的关系。这他的确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张乙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当年那个胖嘟嘟的小姑娘，甚至还未完全发育成熟。这使他觉得有些心烦意乱。

在春梅多少显得有些拘谨但却很兴奋地讲述着这件事情的时候，张乙一直坐在那里默不作声，表情甚至有些冷漠。也许他向来就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自从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张乙后，他与过去的那个小乙的确变得有些判若两人了，当然也可能是他的职业养成了这样一种外表。

“当我第一眼看见他，看见他被二痢痢兄弟连拉带拽地推搡进酒店里，我就认出了他。”春梅说，“虽然他看上去的确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春梅说话时眼睛一直在望着张乙，可能是想看看他对这件事的态度。但张乙除了坐在那儿一个劲抽烟，什么话也不说。张乙的沉默显然使春梅的情绪大受影响。她没有想到人对这件事会显得如此漠不关心，这使她感到很沮丧。

“你是说他什么也不记得了？甚至都不记得孤独岭这儿是

他的家？”张乙忽然问。

“是的，他不记得了。”春梅说，“他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你妈妈正好从他面前过，他甚至也没有认出来。”

“这么说，她也没有认出他？”

春梅知道张乙是在说马回回，回答说：

“是的。他们都没有认出来。”

“那就不是他，”张乙冷冷地说。

“我向你保证，那人的确是道恒。那就是他。”春梅说。

张乙望着她，一直面无表情地望着春梅的那张脸。他的目光让春梅觉得他是那么的心不在焉，仿佛根本不是在望着她。隔了半天春梅才听见张乙就像是在自言自语地问她说：

“你怎么这么肯定他就是道恒呢？”

“因为那就是他。我是一个女人，”春梅露出那种羞涩的神情说。她本来是想说作为一个女人是决不会将一个与自己上过床的男人弄错的，但她终于没有把这句话讲出口。

张乙皱了皱眉头，他已经听出春梅话里的意思。

“但他已经死了，”张乙最后说。他的声音冷得能拒人千里之外。

对于张乙作出的反应，春梅既没有想到，似乎又在意料之中。事实上对张家门内的人，她并没有什么好感。主要当然是因为马回回的原因，因为马回回对春梅一家自始至终都抱定的那种避而远之的态度。这其实也是可以想象的，一个空房独守了那么多年的女人，要是与春梅一家能热乎起来，那才叫一桩怪事呢。但也正是她与张道恒那件事，春梅对马回回仿佛又带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那年她确实还很小，初谙人事，也可能是农村里的姑娘在这方面懂得更早一些。当那

浪漫天堂

天晚上——那是一个不眠的除夕之夜，男女老幼都在守岁，开门的鞭炮声已开始煮沸般四处响起来——张道恒忽然从背后一把抱住她，在她感到身体奇怪地一阵发软之后，似乎也就很快镇静了下来，虽然她的胸口还在一阵阵的狂跳不止。她感觉自己心里很喜欢他这么抱着她。她感到他抱得那么紧，那两只胳膊勒得她差不多都已经喘不过气来。可她却还在盼着他能把她抱得更紧些。但他却奇怪地抖索着，她感觉他在抖索，他似乎已经不能把自己抱得更紧了。后来当然也正是因为他一直都这么抖索不住终于什么事情也没有干成。当他们终于躲进他住的那间披屋里并脱光了衣服之后，虽然她懵懵懂懂地觉得该干什么——他其实也这么觉得——可他们就是没有干成日后她才知的那种男女之间的事。毕竟那时他还只是在念高中嘛。而且他的母亲又是那个马回回，对那种事一直管得那么严，他什么也不知道自然也就情有可原了。但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春梅才一直无法忘掉这一切。

其实说真的，在张道恒那么一把抱住她以前，她对张道恒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情感。虽然她的确很喜欢和他在一起，只要一等他放假从学校回到村里，他在那里说话，一听到他声音，她就情不自禁地要跑过去。她喜欢远远地望着他的背影。她甚至有一种感觉，他也喜欢和她在一起，他眼睛里的目光落在她身上时，总是不自觉地使她的脸马上便变得红扑扑的，心里都有些憋得喘不过气来。而他的目光落在她身上的时候又非常多。有时她一个人在那条沙堤上割草，就那么半蹲半跪在繁茂的草丛里，心里会不自觉地忽然“格登”一下，然后周身便像在冒火一样。等她抬起头，果然一眼就看见他正站在河堤上，朝下在紧盯着自己。而等她羞涩地低下

头，又重新抬起头时，他竟然不见了踪迹。那时她真害怕，但她又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她害怕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譬如他藏在草丛里，她的确总担心他就藏在草丛里，可她又非常希望有什么事情能发生，希望他就藏在自己面前的草丛里。

而自从那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后，春梅觉得自己对张道恒的情感就完全变了。她不再怕他，也不再担心，而只是想和他能亲近。盼着他能从学校回来，两个人再那么在一起。但可惜的是——也是让她最困惑不解的——他再也不来找她了。就是回家也足不出户，最多只是找只小凳子坐在门前的院子里。当她每次从他门前那条泥水河的堤埂上经过时，她低垂着头，走得很慢（而且总穿着她最好的衣服），她相信他一定看见了自己，可他就是没有任何反应。倒是有好几次她看见马回回站在那块屋场上，眼睛正远远地在盯着她。有一次她甚至听见马回回跟张道恒在说：“这姑娘真野，成天都荡在田畈里。”的确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她那么害怕这女人，一看见马回回心里就发虚，更害怕再听见那女人当他的面说她野。所以从此她也就很少去那条泥水埂了。

后来她知道张道恒出事了，她比谁都伤心地哭了一个晚上。又过了两年她才嫁了那个教小书的丈夫。她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的丈夫得到了他不该得到的东西。虽然她从未想到要嫁给张道恒，可是她就是觉得把自己的身体给了丈夫有些于心不甘。有时甚至想，那天晚上要是他们做成了那件事该多好呀。她总觉得正是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做成他想做又不会做的那件事，他才从此不理自己了。直到日子久了，这念头似乎才淡了。

可她仍然无法忘记过去的那些事。有时甚至做梦的时候，

还老是梦见那个除夕之夜。而每年春节时，她也总在回忆着那个除夕之夜。她发现她的心里甚至开始有些恨马回回，因为她相信当初一定是马回回从中作了什么梗，事情才弄成这样的。所以，她从来也不主动与马回回讲一句话。这也是她认出这些天正坐在自己店里的那个陌生人就是张道恒（虽然她心里的确还有些疑问），她没有跑去告诉马回回而特意跑到县城是来找张乙的原因。她曾听谁说起过，自从张道恒失踪后，张乙一直四处打听张道恒的消息。她已经忘记这是听谁说的了。到她家酒馆里来的人那么多，嘴那么杂，她不可能记住谁是谁，谁又具体讲过些什么嘛。

而张乙的反应的确让她失望极了。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自己的兄弟呀！就是不共一个母亲，总还共一个父亲吧。即使一个熟人，失踪了这么多年突然又有了消息，也不应该这么无动于衷呀。也许正因为张乙显得太冷漠，已经有些不近人情，所以春梅又隐约觉得这人有点儿在装腔作势。她再没有说什么便告辞了。张乙也没有挽留她，但到底还是装作很客气的样子把她送出了医院。等她沿着县医院前的那条老街一直走了很远，差不多就要拐出那条老街的街口时，她扭过脖子朝后面瞥了一眼，竟发现张乙仍还站在医院门口望着她。

(3)

他的确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自从他改名张乙后，他就完全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别人眼里的外科大夫。性格古怪，行为怪僻。唯一可以称道的似乎只有他的医术。但是，甚至在他读完高中以前，他却一直还是当年第一次出现在孤独岭

那条古道上的张小乙。虽然他不过仅仅只是去掉了自己名字中间的一个字，可最终的结果却仿佛是改变了他全部的人生。改变了他的情感、性格，他全部的内心世界。

他再也无法找回从前的那个张小乙，哪怕一点点的影子。当然他也从未试图去寻找从前的那个张小乙。恰恰相反，即便现在，他仍然渴望能完完全全地抹除掉那段记忆，使那段时光变成他生命中的一片空白。可他办不到，他知道这不可能。他从来就没有真正从那个遥远的下午走出来过。漫长的古道，他一直在艰难地走呀走，就像在做一场永远也不会结束的白日梦。可那真的是自己吗？有时他的确觉得那是另一个人。一个与己无干的张小乙。他就那么紧盯着自己过去的身影，看着他正朝自己一路蹒跚走来，可却又离自己越来越远。

但他怎么会出现在那条古道上呢？记忆似乎正是在这里奇怪地变得模糊了，他已经无法回想起这以前的一切。他的记忆仿佛正是从这天下午突然开始的。强烈的阳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烈火焚烧过后的灰烬的气味，以及沿途生长得茂盛异常的蒿蓼发出来的那种扑鼻的植物腥气。声嘶力竭的蝉声使记忆里的那个世界变得单调极了。

他已经不记得了，他已经忘记自己从哪儿来。有关自己的生母，他仿佛突然之间忘记了她的长相；忘记了她说话时的声音，她笑或者哭起来时的模样……他忘记了她的一切。仿佛她从来就没有在自己的生活里存在过。虽然有时他仍模模糊糊地觉得当时的确有人那么教过他（“你就说你是张体谋的儿子，你叫张小乙”），但是，他觉得这点模糊、残缺的印象与其说是残存在自己大脑内的记忆，还不如说是某一天晚